

戴胜德 著

Fucheng Tanying

浮城
探影

南京出版社

724/5-9356



0441913

戴胜德 著

浮城影探

Fucheng Tanying

南京出版社



上 卷

楔 子

汪洋大海，巨涛矗起，一望无际，象是天下的山峰都倾泻到这里来了，抛向天空的波峰浪山，被风吹散、化作一片盐花撒下来，又溶进了大海，泛起浪花如雪。天低低地压着大海，太阳也被黑云遮了，只漏出惨淡的光嵌镶在云边，刚刚放出一丝光明，又被无休止翻腾的云水掩去了……

这是太平洋的南中国海。渐渐，海没有那么疯狂了，也不那么黑，透出了蓝碧，渐去渐远，是海鸥歌歌的鸣声。鸥影在波浪间聚合离散，隐隐的山形重叠在朦胧的云光中乍一看不知是岸，还是霞影。

好壮阔的一支水流不断地泻来，夹着泥沙，浮着崔树，蕉叶如败落的风帆，又似一支不堪一击的船队……

山在一寸一寸地减低，它的泥土越来越少了。这条江水是珠江，默默地咬噬着大地，扬长东去，大海于是不知不觉地悄悄后退。是它冲积出一块肥沃的三角洲，得日月之精华，镇山海之灵秀。渐渐地不知何年何月又透出了宝气冲天的古刹、碧瓦红墙、香烟缭绕的菠萝庙。岭南海水之会，海舶蚁聚、商贾云集。南海广利洪圣大王高坐庙堂，接受珠江的子

民向它顶礼膜拜。人们祈求国泰民安、丰衣足食。

一百多年前一声炮响，灭了人们的祈望。义律率大不列颠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闯进了珠江口，于是虎门一炬，鸦片灰飞烟灭。林则徐千寻铁链横锁大江，义律折戟沉沙。水与火，宇宙间两大元素在此时相克、轰轰烈烈、天翻地覆。然后，杀声震天，刀光剑影，血光冲天，关天培率部奋战而死……这土地既浸润了鸦片的烟油，也浸润了千百壮士的膏血。白鹅潭上响彻了“英皇万岁”的沉重的钟声，中国的海关，这座英国人盖的花岗岩大殿、灰沉沉地压着珠江。

珠江是南中国最大的河流、汇集绥江、西江、北江之水浩浩荡荡注入广州城，至白鹅潭，水分两路，一路南下，一路东进，继而又在黄埔交流，更兼东江合流，渺渺茫茫。

此处江面二石踞如虎，势如虎门，更为兵家必争之地，炮台陈迹可辨。

有碑刻有康有为的诗，可见当年：

粤海重关二虎尊，万龙轰斗事何存？

至今遗尘余残石，白浪如山过虎门。

然而，洋枪洋炮一响，倒下一片又一片，火与血把珠江也烧红了染红了。于是珠江上浮现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城市。西方侵略者趾高气扬，肆行烧杀掳掠。正当他们筹觥交错，豪歌狂舞欢庆胜利时，不知不觉又一个一个被割去了首级，神秘地死去。那面“米”字旗，也被割断了旗绳，飘落在江水里。

三角洲一座村庄的宗祠堂前，古老的铁钟敲响了、村民们揭竿而起，这回是为了宗族、为了土地。标着姓氏的大旗下白发垂髫的族长将一把钢刀交给村民，钢刀斩下鸡头，鸡血滴入酒坛，他们在进行争斗前的血酒之盟。

临江村傍着一片芦苇沼泽、依着一片嶙峋巨石的古岭。一天，忽然开来一队日本兵，在山坡上捆了十多个赤膊的人，硬说是抗日游击队的。小胡子军曹一声令下，那些日本兵举起东洋刀，只见鲜血直喷树梢，落下来冒着热气，冒着泡沫慢慢地渗入黄泥土，随着泡沫一个一个消失，泥土也红了。那十几颗头颅被日本兵用铁丝穿了，挂在树上示众，每颗头颅都瞪大眼睛，怒视着苍天。这天夜里，风雨大作。震撼着珠江的大地，树被连根拔起，房屋也被掀翻，那队日本兵坐的汽船被刮上半空，掉下来活活摔死了。

临江村的人都说那是十多个没脑袋的人，把脑袋掷来掷去，于是卷起了狂风暴雨。他们在风雨中高喊：“还我头来！还我头来！”喊声中风雨更猛烈，天旋地转，古老的铁钟被惊雷击得粉碎，人们惊恐地睁大双眼，以为大难临头了。

日本人为了泄恨，推来好几门重炮，“隆隆”的炮声把山上的一只老虎轰进了芦苇滩。

老虎又惊又饿，芦苇瑟瑟中它闻到了人肉味，大吼一声，腾起虎爪向那人扑去。只听得“哎呀”一声惊叫，老虎竟扑了个空。待再转过身子，那人已跑开好几丈远。老虎狂吼一声，又腾空跃起，张开大口向那人的脖子咬去，岂料又咬了个空，只扯下了那人的一条长袖，那人大叫一声“丢那妈！”随手把一个锃亮的家伙打过去，“咚”一响，正中虎牙，痛得老虎咆哮不断。那人神气了，又刚吸足了鸦片，大吼着把那锃亮的

烟枪舞得飞转，也竟一下唬住了老虎。

此人便是临江村的区雄，区雄抽鸦片但不上瘾，不至于形销骨立、尖嘴猴腮。却生得雄健，全靠他平时勤练功夫。他是洪拳的架式练的，若是抽了一口大烟，更是精神百倍，如虎添翼，十个八个大汉也近不得他。村里械斗少不了要他出马，出马前必先痛痛快快地抽上口烟。老虎此时再不吃区雄这一套了，又张开大口，猛扑过来。区雄见舞动烟枪没吓退老虎，心里慌了，拔腿就跑，岂料闪避不及，又被老虎抓了一下，背上火辣辣一阵痛，粘粘糊糊的一道湿，但顾不及了，爬起来又跑。这时老虎爪子用力太猛扎进了泥沼，越陷越深。区雄记起老虎眼是直的，于是绕着弯逃。岂料老虎并不笨，在泥沼上又狂吼一声蹦了起来，只是势如强弩之末蹦不高了。区雄连忙挥起烟枪朝老虎打去。这一下打在头上，痛得老虎狂叫着打滚，几乎把区雄压倒，亏得他平时绑着五斤重的砂袋在脚练跳扎功夫，可进可退。他瞅机会猛一闪身对准老虎鼻梁一击，那烟枪的铜头竟敲断了老虎的鼻梁骨。老虎痛得鼻中喷血浆，前爪猛刨地，片刻刨出个大坑，尾巴如铁棍般乱扫。区雄挨了一下，几乎被扫趴在地，好在有烟枪抵挡，那铜头再狠狠对准老虎脑门一击，这时老虎长吼一声四爪乱抓，肚皮抽着气尾巴渐渐乏力。区雄乘此跃上一步，踏住老虎脊梁，吸进一口气，运了千斤坠气功。只听得“咔”一声，老虎的脊骨被踩断了，沉闷地大吼一声，再也无声息了……

区雄打虎的壮举重振临江村，碎钟的阴霾豁然消尽。区雄披红挂彩被众人抬着游街，村口的大榕树挂了一串几丈长的鞭炮噼啪直响，闹得临江村硝烟漫漫，落红遍地。不久一

口新钟又挂上了大榕树。钟上“临江雄风”四字为县太爷亲书。区雄年轻时渡过江，在黄埔军校里当过差。县太爷是他当年的上司极赏识他的功夫，所以很欣然为他题钟。人们这才明白天公毁旧钟的原因了。老秀才区学庵说：“天将委大任于斯人，必劳其体肤，饥其筋骨。天有天的道理……。”为此他撰了一副对联：贴在村口寨门上：

拳打牯岭下山虎，脚踢乌涌过江龙

“过江龙”是乌涌教头邓国侠的诨号。不但武艺高且水性好。一口气扎进水里游得过江。邓国侠被这副对子气得嗷嗷叫。当夜换了夜行衣，飞步来到村口，正要揭下对联，忽感背后一阵风过，他急一闪身，只见一道寒光拖着红影颯地掠过，待低头，那支镖已钉在墙上。邓国侠也不答话，一仰手，便把镖拔出了回去。这时榕树上“咚”一声钟响，跳下区雄，烟枪也随之打来，邓国侠抽出九节鞭迎战。刹时，草丛里，大树上嗖嗖落下不少人来。

“莫放过了他，他就是过江龙呀——”有人吆喝。邓国侠自料难以取胜，只得飞舞九节鞭突围。临江村的人要追，邓国侠朝暗处大叫：“快！临江村的人来了！”临江村的人这才收住脚步，回头问区雄：“大哥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区雄想，夜已深了，倘若惊动了日军，打枪打炮，会白白当游击队被剿了。便说道：“算了，就算他捡了条命。”他也看出邓国侠的确身手不凡。且不说躲过那一镖，光凭他反手拔镖飞出这一招，足以说明邓国侠是个高手，他看出邓国侠的武艺也是出自南派少林的洪拳。虽然自己也练了十多年的

洪拳，功夫还是不及他。要真交手，也未必取胜，所以也就不追了。

第二天，老秀才来讨酒喝，笑嘻嘻大声说：“昨夜我发梦了，梦见老虎朝我们大哥跪下磕了三个头，长吼一声跃入江中不见了。我想了好久才想出……”他说着拈拈山羊胡，朝着众人故弄玄虚地笑笑。村民们求他说出来，他说要喝了酒才说。区雄心里高兴，吩咐舀酒，老秀才抹抹沾在胡子的酒沫：“你们可知道老虎为什么要向我们大哥磕头？”

“那谁不知，大哥打了老虎呗。”

“是呀，本来老虎应该来索命的，但它却向大哥磕头，这又为什么……”老秀才又不说了。

“又要喝酒，屁，不说，把你倒吊了，把喝进去的倒出来。”区雄笑着吓唬他。

老秀才诡谲地眨眨眼，说：“嗨，这是天公托梦，让我告诉大家，大哥当年跟孙大总统革大清皇帝的命，大清气数尽了，孙大总统是真龙天子，大哥是罗汉转世的真身，是弼辅孙大总统的。”

“罗汉有五百，大哥是什么罗汉？”有人嚷道。

“唉！，你们肉眼凡胎自然猜不出，画公仔还须画出肠吗？当然是最威的伏虎罗汉啦！”老秀才言之凿凿，大家相信之余，又不能不大眼瞪小眼地惊诧。

“那还不快磕拜罗汉菩萨的真身！”说着他先自跪倒众人不容多想纷纷跟着跪下。这下可把区雄弄懵了，他连连要大家快起来，但心里却不觉有几分得意。

临江村的人求过的神不少，菠萝庙里烧了不少香，许了不少愿，但神都不开口。倒不如求现世现眼的罗汉菩萨托身

的区雄，区雄更被奉若神明。他成了大忙人，村中事无巨细都去问他。兴动土木，婚嫁丧娶、生男育女，求医问卜都少不了先找区雄。区雄实际满脑袋浆糊，这些事他哪能说出个子丑寅卯，然而既被奉为罗汉菩萨，哪有不知之理，于是信口雌黄地胡说，而求解的人也深信不疑。甚至连区雄用的烟枪也被作降魔的神物。有人还刮了烟枪里的油渍当灵丹妙药治病，鸦片又确有镇静消火功效，也真治好一些人，于是区雄被传得更神了。连区雄自己也由疑变信，不须再为说错话，做错事而脸红了。是神机天算的罗汉了。曾经有一双男女因为区雄说了“不宜婚配”硬被拆散，俩人只得搂抱着沉江殉情。对此区雄心里不安，觉得误了好端端一对后生的性命。这天他没抽鸦片，竟昏昏地倒在村口流涎水，也白着眼睛象是抽风，有人把他扶回家，点了烟枪，缓缓地抽上一口烟，于是又精神了。老秀才说：“大哥断得对。他们不听你的话，阎罗王当然点他们的卯了。”区雄觉得有道理，他是说过：“俩人在一起，非死不可。”的的确确这两人不一起死了吗？

现在，区雄最大的心病是有个邓国侠和他作对，伏虎罗汉怎么能让一个凡夫俗子胜过自己？他知道邓国侠以前犯过案，便去向县太爷告密，让县警署来抓人，却漏了风声，邓国侠只身星夜逃出，跳入珠江。江面很宽，风高月黑，邓国侠口啣芦杆在水下泅游。警察们追到江边，不见踪影，只得撤去。

江边的村寨筑有炮楼、高高耸立在一片蔗林之中，村外有榕树掩遮。炮楼墙很厚，炮弹也炸不开，枪眼散布面广阔，居高临下半个江面尽在射程范围中，这便是大天二的村寨，

有团丁把守，壁垒森严。广州沿江而下的花尾渡由元宝似的拖轮拖着航行，烟囱冒的黑烟，汽笛喷的是白色蒸汽，拖轮在前头敲一下钟，花尾渡在后头也回应一声钟，怪有意思的。花尾渡船头是漆着“王”字的老虎头，张着口象要饮江吞河。花尾渡平平稳稳在江上行驶，悠悠的钟声一响，岸上的渡口便会划出小艇，接送乘客，多是去香港的。

然而，花尾渡行驶至此，都不敢贸然靠近，担心炮楼上打炮，大天二常常“打单”要收买路线。这是一条走四乡的船，一听枪响，只好乖乖抛了锚，于是濠涌里划出了几条小艇，一色黑纱绸的对襟衫的大汉亮着家伙，气势汹汹拥来。花尾渡上的女人叫、孩子哭，乱作一团。

尖嘴猴腮的团丁上了船神气活现，提着枪对水手们推推搡搡、掏腰包抢手表。水手们一个个粗壮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冷不防，一哄而起要夺团丁们的枪。炮楼上见势头不对，便打起炮来，船舷护木被打断了，船身晃动团丁们站不稳，水手们惯于风浪乘机涌上，骑着团丁便打。

邹毛闻风从舢板上飞身跃上，使的是南派少林拳术。只几下手脚便把身强力壮的水手都打趴在甲板上呻吟。邹毛吩咐把为首的阿多捆了塞进锅炉烧了。

这时忽然窜出一个湿漉漉的人来，一脚一个，把两个捆人的团丁踢下了江。邹毛一看势头不对拔出手枪喝道：“别动！不然要你的命！”

邓国侠并没动，邹毛正要开枪，邓国侠闪身捡起一块煤打落了他的枪。

这时，阿多乘机领着水手们一哄而上，围住团丁们打。打得有的跳江，有的满船乱跑。邹毛一看，拳路乱了，被邓

国侠步步进逼，打得平头，只得连连哀求饶命。邓国侠要他把花尾渡放了，邹毛哪敢不依。邹毛恭恭敬敬地让邓国侠坐了上座，船长满心欢喜，叫大师傅多做了几道菜，在甲板上摆了酒席。

酒足饭饱了，邓国侠要邹毛把团丁都撤了，他要送花尾渡开航，邹毛却要邀他到寨中去和大天二叙话。邓国侠不肯，他知道这些人诡计多端，还是提防着点好。

邓国侠保了船，船主给了他一笔酬谢金，又要聘他当护航队长，他回绝了，只身向广州洒去。

波光云影间晃动着高楼大厦，海珠大铁桥，教堂的尖顶，虎标万金油的钟楼、爱群大厦，海关大钟楼……渐渐浮现在邓国侠的眼前。他终于离开险境，踏上了这块安全之地。

河南尾还有一大片河滩，周围的房子是在泥淖中立木桩起的河，长年被河水浸蚀，只剩酒杯粗的木芯，顶着木房子居然安安稳稳。

邓国侠讨了个便宜，花不多的钱买下几间屋子，又买了一捆竹子围了篱笆。屋子前后种了四棵龙眼树作为地界标记，竖了梅花桩设馆授徒。大天二也来捧场，送了些钱，让一些团丁来习武。邓国侠的日子也过得好些了，便把乡下的老婆孩子接了过来。

日子过得好快，邓国侠的儿子邓鸿猷已进南武中学读书了。邓国侠每天一早要儿子习一路拳脚，所以邓鸿猷年轻的已有一身好武艺。他为人爽直、见义勇为，班里同学都敬重他。

一天，班班来了个插班的，上着对襟长衫，下着唐装大裤，显得土里土气，有同学取笑起来。乡下同学气红了脸伸手就是一拳，那同学也拔拳相迎，但哪里敌得过他。

“这位同学，放了他吧！”乡下同学的肩上被拍了一下，这才放手。

“你是新来的？贵姓？”

“姓区，叫区家耀。”乡下同学两臂环起抱在胸，神态很傲然。“你呢？”

“姓邓，名鸿猷。”邓鸿猷拱手作礼。

区家耀怔了一下，打量着邓鸿猷，没再多问，也没再多想。

于是两人成了好友，常在一起练拳脚。

邓鸿猷的功课在班里数第一，而区家耀却倒数第一。两人包了一头一尾。邓鸿猷尽力帮他的功课，但区家耀怎么也赶不上。他父亲区雄明白自己是村民们捧的罗汉，区家几代不占文墨，只听说中学生相当于秀才郎，硬要儿子进省城求个功名。可区家耀没兴趣当秀才郎，读书哪有动拳头痛快。好歹邓鸿猷连拉带帮才弄了个门门功课勉强及格。

可当他们相互间知道了各家的底细及往日的冤仇时，俩颗年轻的心里都象沉下了铁锚，一番情意刚结，便又分裂了。

大人们只管大人们的事，邓鸿猷的父亲邓国侯趁着日本投降留下不少旧舰船，而国民党还未接收之机，大力招兵买马，集结贤才，干起了拆船办厂的营生。

从此河南尾这块地方就没闲空过，这条船升起锅炉启锚，马上又有一条船开进来，这江面便显得拥挤了。

一天，这片江滩上终于迎着奔流的江水挂起了牌子：广
鸿兴修船厂

广州珠水横贯，城北、城南全凭海珠桥连接交通。桥为钢梁结构，可以开合，船过、桥开；车过、桥合。桥东的河南尾开了不少厂，多是洋铁皮盖的工棚、洋铁皮卷的烟囱。

每天汽笛一响，工人们蜂拥而至。泊在岸边的乌篷船便唧唧唧唧地摇着橈，划着桨把工人们摆渡到停在江心的轮船上去做工。当时并无象样的船，坞轮船大，吃水深，只能这么办。一条乌篷船便是一家人，风雨飘摇过日子。

这些水上人家被辱称为蛋家，不许上岸，还不准穿鞋。了不起也只能挨着岸边在水上支起木桩，盖一间比篷船大点的篷屋，地板是用光滑的舱板铺的。房间里最光亮、最清爽的地方用来供奉南海观世音菩萨。这是因为观音菩萨踩着莲花也能浮在水面，来去自如，不难想到是图神灵保佑水上平安了。平时，他们相当谨慎，忌讳甚多。“沉”字是绝不讲的，吃鱼是绝不许翻过来的，连碗盘之类也绝不许覆着放。

水上人家从事生计也分文武两种，“武”的是水运，去老远的地方运砂子、运石子、运砖头。那种船厚实且大，要由两个大汉摇橈，女人撑篙拉纤，那是大生意。干这种的不泊河南尾。“文”的多在河南尾，撑花艇接客“过海”。广州人称河为海，江水冲积的结果，大海便退了，山便低了，过去的海成了江。于是过江仍沿袭古说——“过海”。花艇装饰很好看，

用漆描花，舱板被众人坐得又亮又滑。篷上还插着一些鲜花，那摇船的必是个姑娘。多年摇桨使姑娘的身体生得健美丰满，她们头上戴着竹帽，帽沿下镶着一圈黑色布幔，挡着南方的日头，上身穿窄窄的黑布大襟衫，襟边用丝线绣一路菊花，兰花的花纹。划桨时又黑又粗的辫子有节奏地摆动着，鬓发却被汗水沾贴在雪白的颈脖、红润的腮边。随着唧唧唧唧的桨声，花艇在江中慢慢向对岸驶去……当搭客们看呆的时候，船已不知不觉靠了对岸，这才依依不舍地跨上码头。

河南尾的机器仔已经名噪一时，甚至连香港的机器业也到河南尾请师傅。当时机器行业相当吃香，西方的科学文化东进，有钱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，读的是ABC、造火车、造轮船、造各种各样的机器，然而真正做出机器来，还得靠工人们的双手，于是机器仔便成了众多穷苦青年追求的职业。一大堆钢铁被他们打磨得锃亮，装配起来，“轰隆轰隆”震天响，装在车上，车会跑，装上电线，灯会亮，装上船，船就会行走。花艇上的姑娘看见“火船”冒着烟在江中行驶，凭怎么摇桨也撑不上，便对机器仔很是佩服，甚至都想和机器仔好。但一想到自己是蛋家，没有一寸土、一片瓦、走在陆上遭人唾面，低人一等，便不敢正眼看满身油污的机器仔。机器仔们却故意上花艇抽烟闲聊。弄得舱里烟雾腾腾。艇家姑娘怕烟呛，不过，她们又很喜欢机器仔们上艇，闻着烟味，听他们粗声大气地说话。心里有一种莫以名状的满足。一种粗犷的男人气息，逼得她们低头看江水，等机器仔们都上了火船，她们才敢抬头看看那些生龙活虎的背影……